

多义副词“还”的核心意义及其语义扩张的动因考察

郭沂滨*

<目 录>

1. 引言
2. 问题的缘起
3. 从动词到副词的语义扩张
 - 3.1 侧显与基体
 - 3.2 动词“还”的意象图式
 - 3.3 事态的持续趋势与回归原状的【还₀】
4. “还”的边缘性用法
 - 4.1 表达程度深的【还₁】
 - 4.2 表达程度浅的【还₂】
 - 4.3 表达“意外性”的【还₃】
5. 结论

1. 引言

汉语的副词与印欧语系比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很多副词具有显著的实词特征，可以充当句子成分并可以单独回答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指代功能。与实词相似的是副词的内部个性特点各异，类别常常是大致，与名动形相似。其二，汉语副词的虚词特征也很突出，多数意义空灵，具有黏着性和依附性。副词相对的封闭性又显现着虚词的普遍性，语法意义强于词汇意义。历时演化到现代汉语阶段，副词的语法化程度高低不同，实虚各异。各个副词带着其语法化过程

* 水原大学国际大学语言教育专攻 副教授(yibinguo650@hotmail.com).

的各种痕迹，造成其功能和用法的多样性、分布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吴长安（2008）认为，在这些复杂的副词里，“还”和“更”的位置大致处于“居中”的位置，两边对称。“还”处于语法化程度高的一端，词汇意义已经很虚，语法意义多样；“更”的词汇意义则比较明显，但语法意义也足够撑起其副词的地位¹⁾。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辞典》²⁾所载，“还”的使用频率是第二十七位，在各类语体的文献中分布相当均匀。此外，与其它副词比较，“还”的使用度也排在前五名³⁾。由于上述特性，以“还”作为对此类副词的观察点，进行深度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列了副词“还”的9个义项及用法⁴⁾，《现代汉语八百词》⁵⁾（以下简称《八百词》）把“还”的语义大致分为四种，其下位细分为十三种之多。这种分类方法当然对汉语学习者掌握其语言使用环境是有益处的，但是却未能把“还”所具有的多种意义统一起来。《八百词》中所列举的例子均是从句子的整体意义来捕捉“还”的语义。例如在“表示数量小，时间不到，等等”意义上所举的例句“人还太少，编不成队”来看，此处是用“太少”来表达数量少。但是，如果不使用“还”，而是“人太少，编不成队”也同样可以表达数量少的意义。像这种与“还”的有无不相关的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仍然可以捕捉到“还”的意义的句子随处可见。此外，我们发现许多学者对于“还”的分析与描述，除了表示“动作与状态延续”的时间性用法意义是他们所共有的之外，其他的义项以及分类则存在分歧。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多义词所形成的语义范畴，一定存在核心义和边缘义，它们之间肯定有着意义上的联系。纵观先行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副词“还”从历时角度去寻求共时平面上的各义项描写的依据。

本文在先贤对“还”的历时和共时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副词“还”是从动词“还huan”历时演化而来，动词“还huan”所表达的空间性回归的轨迹在向副词“还”的语

- 1)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限于对副词“还”的研究，在涉及其表达程度性时，兼论副词“更”。
- 2) 参见北京语言学院研究所编，《现代汉语频率辞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6月，137页、492页、658页。
- 3) 使用频度前八名的副词分别为：不、就、也、都、还、又、很、没。
- 4) 参照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版。
- 5)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9，252-254页。

义扩张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痕迹。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考察“还”的核心意义。

2. 问题的缘起

Meng Yeh (1998) 以共时和历时语料为基础，指出副词“还”是来自动词“还huan”的语义扩张。他认为本来表达“return”的动词“还huan”，在五、六世纪开始出现表达“again, repetition”的用法，在此基础上又扩展出两种用法：一是表达语篇的连接用法 (textual connective, 七世纪)；另一个是表达继续性的用法 (temporal continuance, 八世纪)。(以下引用Meng Yeh 1998的例句)。

- (1) 相与还而观之。 <return> (p.242)
- (2) 柳絮飞还聚，游丝断复结。 <again, repetition> (p.244)
- (3) 小张买了一个生日蛋糕，还买了一瓶香槟。 <textual connective> (p.255)
- (4) 小王还在睡觉。 <temporal continuance> (p.256)

这种继续性用法进一步扩展，到了十六世纪出现了“还可以”的用法 (moderate use) 以及比较用法 (comparative use)。

- (5) 小王的房间还干净。 <moderate use> (p.261)
- (6) 老张比小王还高。 <comparative use> (p.268)

Meng Yeh (1998) 就各种用法的关联性，特别是 (4) 的时间性用法、(5)、(6) 的程度性用法与扩张因素并未作出充分的说明，其程度性用法来自何处也未言及。此外，(5) 表达的程度浅与 (6) 表达的程度深，《八百词》(1999)、陆俭明 (1980)、马真 (1984) 都有过论述。然而，对他们这些用

一个词语表达两个相反的程度解释，本文较为难以接受。

此外，在关于（5）的用法中，原由（1992）认为“还”自身绝非表达程度浅，并指出（5）的本质是把三者之间（“干净”值大的东西、小的东西、小王的房间）进行比较，因为是把“小王的房间”先与较大值的东西比较，再与较小值的东西比较，其程度就显得较浅⁶⁾。对于这种解释，我们仍然难以认同。

唐敏（2003）也认为副词“还”是由动词“还huan”演化而来。据唐的考察，在汉语历史上，“还huan”最初是作为动词使用的。“还huan”的本义是“返回”，即由目的地返回到出发点。其后“返回”又引申出“归还、送还”之义，并用意象-图式结构来表示动词“还huan”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象：



<图1>：动词“还huan”的意象图式（唐敏，2003）

图1显示，①从目的域到原域的运行方向是相反的，②轨迹运行是重复的。唐认为该意象图式贯穿于“还”的整个发展过程。唐敏的这一发现，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但是唐敏却未就这一思路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即未说明这个意象图式如何贯穿于副词“还”的每个义项。

唐敏（2003）认为动词“还huan”第一阶段是实词虚化为副词的过程，时间贯穿秦汉至六朝，六朝是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由动词发展出两项副词义，即“转折”义和“重复”义。“还”历时发展的第二阶段历经六朝、隋唐、宋三个时期，使副词“还”在已有义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重复”义基础上衍生出“添加”义和“延续”义。到元明时代成为表“延续”义的主要副词，而且成为以后义项产生的重要基础。第三阶段从元明一直持续到现在，主要是在副词“还”主观化⁷⁾的基础上发展的，产生了四

6) 参见原由起子，〈“还”と時間副詞〉，《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下）》，東京：くろしお出版社，1992，91-99页。

7) 主观化：Traugott（1991）最早将主观化纳入语法化研究的框架，并从语法化的角度对主观

个义项和用法，至此现代汉语中副词“还”的用法全部产生，这四个义项是⁸⁾：①用于比较句，表示比较后程度较深（与预期相反的情态意义）；②主观评价，表勉强同意，呈现出程度浅的含义；③引介出极值，同“尚且”义相当；④表达“与预期相反”的语气。

在共时研究中，丁声树把副词“还”分为表示“现象继续存在”、“有所补充”、“退一步说话”、“程度上更进一层”及“加强反问”等五类⁹⁾；赵元任把“还”分成表范围跟数量的“还1”、表“评价”的“还2”、时间副词“还3”、程度副词“还4”等四类¹⁰⁾；王力将副词“还”分成时间副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三类¹¹⁾。其中，王力先生注意到“语气副词”是从“时间副词”和“范围副词”变来的，他的这一论断，对其后的历时研究深具启发意义。赵元任先生的“程度副词”包括两种用法，即表示“评价”的用法和表示“程度深”的用法，表示“评价”的用法现代汉语学界称为表示“程度浅”。为什么这种用法的“还”既表示“评价”又表示“程度浅”呢？赵元任先生没有解释，但这种分类对我们启发很大，也是本文将要论述的重点之一。

吕叔湘把副词“还”的各种义项放在语气的大框架下，以语气的平、扬、抑及感情四个类别来描述，分别是①表示平的语气，不含轻重抑扬的意思；②表示扬的语气，把事情往大里、高里、重里说；③表示抑的语气，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④表示感情为主，意思有的可以用前面三项来解释，但那是次要¹²⁾。主要是事态在时间轴上的持续、范围、程度及主观性等，显示了“还”的多义性。

吕叔湘把副词“还”的用法阐发得较为全面，他把“还”首先看成“语气副词”，即承认副词“还”的主观性，极具参考价值。以下，我们将结合上述历时研究，以吕叔湘先生的分类为基础，并参照王、赵、丁三位先生的观点，对副词“还”的语义重新分类。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考察“还”的语义扩张动机，试图搞清导致时间

化 作出定义：主观化指的是“意义变得越来越植根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主观信念和态度”这样的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过程，强调主观化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

8) 这四个义项不是按照产生的先后顺序排列的。

9)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79-80页。

10)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64-347页。

11)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1-137页。

12)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2-254页。

性、程度性、主观性解释所产生的因素。

以下，将按照本文的理解及为了论述的简洁性¹³⁾，把吕叔湘所说的平的语气 a、b 类的时间性用法以及扬的语气中 b、c 表示项目、数目增加、范围扩大及重复都称为【还₀】。这是因为数量的增加、范围的扩大及重复性都是在时间轴上进行的，故把它们划为一类。另外，把表示扬的语气，把事情往大里、高里、重里说的表达程度深的称为【还₁】；将表示抑的语气 a 类，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表示程度浅的“勉强过得去”称为【还₂】；把同样表达抑的语气的 b、c、d 和表达感情为主的统统看成是出乎主观预期之外的“意外性”，称为【还₃】。

3. 从动词到副词的语义扩张

3.1 侧显与基体

本文假设动词“还huan”与副词“还”拥有共通的基体与侧显关系，这种关系很可能就是其语义扩张的动机 (motivation)。

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重视语言与存在于语言背后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试图弄清外部世界与言语主体的关系如何定位，主张认知赋予语言表达的动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Ronald W. Langacker (1987, 1988b) 的认知语法体系。人类基于天赋的认知能力，在表述同一种状况时，突显什么，表述的详细程度如何，表述时的视点在哪里等，使其所构建的意义也因上述因素的变化而异同。人们在认知某个事物时，会本能地区分突显和不突显的部分，突显部分称作图形 (figure)，非突显部分称作背景或基底 (ground)。这种图形与背景的分化是人类知觉中的基本认知能力之一。见图1。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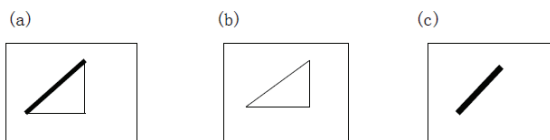
13) 分类的简洁性一方面表示本文对副词“还”的不同理解，也是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实用和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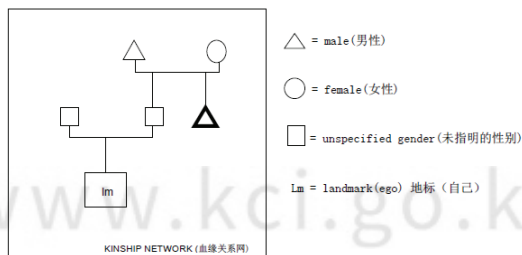
<图1> : 脸与花瓶幻觉图 (E. Rubin, 1958 : 201)

图1中, 当我们把黑色部分视为背景时, 所看到的是花瓶; 当把白色部分视为图形时, 就能看到两张对视的脸庞。然而, 人类的视觉神经结构注定不能同时看见两种图像, 因为人类的大脑对视觉映像遵循“图形/背景分离原则”, 即图形/背景的反转, 这意味着在把同一事物的图形与背景反转过来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对这种现象更加专业的术语称为“侧显 (profile)”和“基体 (base)”, 见图2与图3。

图2 (a) 中用粗黑线表示的斜边是以直角三角形为基体而被焦点化的部分, 即以直角三角形为背景而得以侧显的突显部分。如果忽视这个基体, 那么它只能被认作是一个倾斜的直线。同理, 在图3中, 我们称之为“伯父”的人, 是以父辈兄弟的血缘关系作为基体的, 如果没有这个血缘关系网, 那么仅是成年男性而已。



<图2> : 直角三角形和斜边 (Langacker, 1988b : 59)



<图3> : 伯父 (Langacke, 1987 : 185)

基于上述认知语言学的原理，在下一节，我们将考察动词“还huan”的基体与侧显关系的确立。

3.2 动词“还”的意象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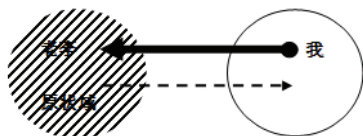
动词“还huan”（返回、归还）这种行为，其对象移动的终点如果在对象本应所在的认知域中没有存在过，那么这一切就不能成立了。

- (1) 我听见她停止了翻动，想是找到了记载着有关妈的一页，并从里面抽出些什么，我立刻意识到她抽出的是妈的照片，便请求她说：“请你不要撕，把我母亲的照片都还给我。”（当代2，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 (2) 历史欢喜和人开玩笑，它一会儿把你的东西全部抢走，一会儿又会加倍地还给你，只是在这一抢一还之间，你的生命也就快到了尽头。（当代2，陆文夫《人之窝》）

例（1）-（2）中，“还huan”以前的对象（照片，东西）与返还者存在于不同的认知域，用双重下划线标出，其中的对象总是以某种原因事前移向返还者的认知域（目标域），即使在语言表达上有时并未明示“还huan”（返还）的性质和理由（对象在“还huan”行为之前移向目标域的行为没有被突显，成为基体），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

- (3) 我把那本书已经还给老李了。

例（3）的“还huan”主要表达以“我”为起点，以“老李”为终点以及对象“那本书”的移动。然而，“还huan”的使用确实表明了“那本书”原本是在“老李”那儿的。图4显示了这种反复移动的轨迹。



<图4>：动词“还huan”的意象图式

图4中的“还huan”，从“老李”移向“我”，“我”移向“老李”的这种空间移动作为基体而存在，其中只有“我”移向“老李”（图4中的粗黑箭头）被侧显。以下本文将把“还”（动词、副词）所表达的包含移动终点的特定领域称为“原状域”（图3的斜线部分）。原状域包含：①作为基体的事态整体移动的出发点；②被侧显部分移动的终点。

图4表明，动词“还huan”表达的是事态向原状域移动的回归原状的轨迹。我们假定这种回归的轨迹是“还”的核心语义成分，那么包括时间用法的【还_o】，所有使用副词“还”的动因均来自于回归原状的轨迹的用法。

3.3 事态的持续趋势与回归原状的【还_o】

本文首先要阐明的是在使用副词【还_o】时，说话者或者叙事者对其所观察到的事态具有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意识。

- (4) 我却不敢置信，这场全民族的悲剧结束不过十年，有些情景还在噩梦里常常出现，怎么会成为年轻一代异国他乡的奇闻？（当代2，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 (5) 目前，我国医院虽然实行了三级制，但门诊收费差距不显著，所看病种也无限制，结果患者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导致中、小医院门可罗雀，而部分大医院门诊严重超负荷运转，有的医院甚至到了11时55分门诊挂号室还在不断挂号！（《人民日报》2001年12月07日10版次）
- (6) 但是散会之后，孟才三番五次，催大家去睡，大家只是不散，还在那里继续聊着，越聊越有兴头。（当代1，欧阳山《三家巷》）

例(4)中,这场民族悲剧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了,对年青一代来说好像已经是其他民族的供茶余饭后谈论的奇闻,但是这场悲剧的后续效果仍然时不时出现在作者的梦中。例(5)中,虽然医疗制度实行了三级制,但是大医院的门诊数量仍然在持续上升,甚至到了午饭时间,还有人继续在门诊挂号,超出了一般性的常识。例(6)中,虽然已经催了好多次,早已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但是大家还是继续聊天。这表明在说话者的心理上,有一个从P(还在噩梦里常常出现,还在不断挂号,还在那里继续聊着)到~P的(已经没有噩梦,已经没有挂号的了,已经不聊了)意识变化,但是所观察到的事实却是P。尽管有“还在噩梦里常常出现,还在不断挂号,还在那里继续聊着”的持续状态,但是如果心理上并没有“从P到~P”的意识趋势,就肯定不会使用“还”了。

“还”在表示重复和追加意义时也是如此。在《八百词》中,把它列为扬的语气中表范围扩大、数量增加及动作的重复发生。唐敏(2003)也将此类单独列为“还₂”,表在原有信息的基础上添加新信息,张谊生(2000)也将其划为重复或频率副词。本文则把这种“还”视为发话主体对事态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意识的变体。我们认为在此类情况下,事态的发展趋势虽然是由量来决定的,然而,量的增减是在时间轴上相继发生的,所以在考察“还”的量的问题时,不能与时间性的用法完全分离¹⁴⁾。从历时的语义扩张的角度看,表达事态持续的“还”与表达重复和追加意义的“还”均来自第二阶段产生的“重复”义义项。

- (7) 张帆高兴得不知怎样讨好菁菁,为她买了许多作画的白纸,为她削铅笔,还把那些画一张一张地钉在墙上。(当代2,百合《哭泣的色彩》)
- (8) 依平计划去加勒比海度假,打算到佛罗里达看迪斯尼寻找童年,还特想要买一个巴比娃娃,没有玩过巴比的人生一定残缺一半。(当代2,马兰《阅读和对话》)

(7) 中张帆买了作画的白纸、削铅笔这种讨好的行为已经够程度了,此处“还”的

14) 蒋琪、金立鑫持同样观点,在与“再”的比较中论述“还”的连续性。参见蒋琪、金立鑫,〈“再”与“还”重复义的比较研究〉,《中国语文》第3期,1997,187-191页。

使用绝非意味着“买白纸、削铅笔和把画钉在墙上”的简单罗列。(8)中“去加勒比海度假,去看迪斯尼”其实也就够满足的了,但还要加上一个“买芭比娃娃”。由这些实例看出,这里的“还”所表达的重复、追加是与该当事态相关的动作、状态在事前就必然有着成立的深层动机(P),造成在行为上量的满足,具有向着事态~P发展的趋势,换言之,“把画一张一张地钉在墙上”与“买芭比娃娃”原本在事态发生前就存在于原状域,即存在于作为认知主体的发话者的深层意识之中。

此外,在表达某个范围内列举某个事态的时候也使用【还_o】。

- (9)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当代2,余秋雨《文化苦旅》)
- (10) 吴兰珍伸出左手来,用右手扳左手指数给他听,“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 还有,哦,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代1,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例(9)中说话者认为“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不是五四运动的载体转换的全部;例

(10)中的说话者认为“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也不是罪行的全部,在列举“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时,在“量”的方面有一种持续增持的倾向,当事态具备这种明显的趋势时就必须使用“还”。

- (11) 如今离年下还有半个月,他本来打算今天放一次假,到腊月底再放一次假,让老百姓能够过年。(当代2,姚雪银《李自成第一卷》)
- (11) '*如今离年下还有半个月,他本来打算今天放一次假,到腊月底再放一次假,让老百姓能够过年。

如果把(11)中的“还”去掉,(11)′的句子就显得不自然。这里之所以需要【还_o】,是因为到达某个时点的时间量一般是呈现递减状态的,是一种朝着单方向持续的存在。对于说话者来说这种时间无论是长是短都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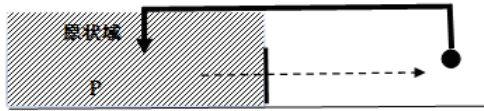
由此我们看到【还_o】表达朝着事态发展趋势持续的必要性。【还_o】承担的时间

性用法是一种以“朝着事态发展趋势持续”为基体而成立的现象。例(12)中,说话者对“他”有着从处于睡眠状态(P)到已经起床状态(~P)趋势变化的预期,而实际上“他”仍然处于睡眠状态(P)。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事态本身应该是从起点(P)向着(~P)持续进展,但与事实对照的结果,说话者心理上的轨迹就开始回归原状(P)。图4表达了这种轨迹。

说话者用【还_o】主要表达“与预期相反的睡眠状态的持续”,但是【还_o】自身并不完全等于上述认识的全部意义。然而在把它视为“与预期相反的睡眠状态的持续”中,就必然会有上述的认识过程。这种现象与动词“还huan”的基体和侧显的关系完全相同。在图5中,点线和粗线箭头均是【还_o】的基体,其中只有粗线箭头得以侧显。

(12) 他还在睡觉。

P = “在睡觉”



<图5>

综上所述,图5的【还_o】反映了心理轨迹对事实验证的结果,表达了它的运行轨迹是“朝着与说话者所预期的事态进展趋势相反的原状域的回归”。

上述定义与语言事实是相符的,我们可以通过【还_o】不能与表达不可逆变化的末期状态共现来验证。

(13) 他还活着。|| * 他还死了。

(14) 她还年轻。|| * 她还老。

“活着”、“年轻”是不可逆变化的开始状态,“死了”、“老”是末期状态。从“生”到“死”,从“年轻”到“老”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反其道而行之的发展趋势一般是无法想象

的。由此，我们就不可能把诸如“死了”、“老”等设定为原状域。

以上，本文把【还₀】表达的意义视为“朝着与说话者所预期的事态进展趋势相反的原状域的回归”。本文认为这是副词“还”的核心意义，而【还₁】、【还₂】、【还₃】是利用【还₀】原状域回归的轨迹所产生的边缘性用法¹⁵⁾。以下，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在原状域所设定的是“还”之后直接修饰的短语或句子所表达的动作、状态等。

4. “还”的边缘性用法

4.1 表达程度深的【还₁】

在第三章，我们论述了表达空间性移动的动词“还huan”以及所派生出的时间性用法的动机，考察了动词“还huan”与【还₀】具有同样的基体和侧显关系的原因。在本节，我们将分析表达程度深的【还₁】。

一般来说【还₁】只出现在“比字句”中。小野（1998）曾根据是否使用“还/更”把“比字句”分成两类，（A、B为比较项，W表示形容词或其它静态性成分）。

- | | |
|--------------|--------|
| (15) A+比+B+W | → 单纯比较 |
| A+比+B+更/还+W | → 特性记述 |

“特性记述”的比较句与仅陈述A项与B项优劣的“单纯比较”不同，其陈述的中心是主语（A项）的W性质的程度深。在下例中，小野（1998）认为“此处绝非是‘猫的牌位’与‘人的牌位’的实际比较，也不是哪个牌位较为耐用的陈述。之所以使用‘比人的牌位还要耐用哩’是想表达猫的牌位是更为‘上等的材料’”。

www.kci.go.kr

15) 从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的观点来看，即使是边缘成员也绝不意味着在语篇中的出现率低于核心成员，同理，核心成员也不意味着出现率高于边缘成员。

- (16) “嗯，我放心不下，问过他，他说用的是上等材料，比人的牌位还要耐用哩。”

这里“还”的后面使用了“要”，即使去掉“要”，(16)很明显也不是对“猫的牌位”与“人的牌位”单纯的优劣比较¹⁶⁾。他指出像“单纯比较”的比较句“小王比小李大”这种现象，认为是对疑问句“小王和小李哪个大”的回答，只是表明二者在程度上的优劣而已；而“特性记述”的比较句“小王比小李还大”是针对某种疑问的回答，这种疑问有可能是“小王多么大”诸如此类的发话。即，使用“还”的比较句中，以A项具备W的性质为前提，强调W的性质。因此就有下列这种可以反复使用同一个术语的表达方式。

- (17) 但都没有今天这么可爱，简直比冬天的阳光还可爱啊！（当代1，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18) 过后我爱人说我的嗓门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门还大。（当代2，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其次是关于B项。陆俭明（1980）指出，在使用“还”的比较句中，作为比较对象的B项必须具备W的性质要素，A项与B项虽然都具备W的性质，但是A项在程度上显然更胜一筹¹⁷⁾。例（19）认为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中，去证实某种暧昧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与破获疑难案件的难度相比是一件更难的事情。例（20）也基于同样的原理。而（21）则把具备W性质的事物与不具备该性质的事物进行比较，句子是不合法的。

16) 【还₁】虽然容易与“要”共现，但当【还₁】用在比况中一般不跟“要”共现。森（1996：108）曾论及比较句中的“要”，认为“要”所表达的可能性，即“趋势”，表示一定要成为什么，向着事态所成就的方向表达事态的持续动态性，至少是说话者从这个视角作出的选择。并指出在比较句中出现的“要”，设定了连续的、可变性的轴，表达了事态或状态向着某个方向持续发展。这种观点对本文“还”的核心意义成分与“要”的关联性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性。

17) 小野（1998）指出即使B项不具备一定水准以上的W性质，还是可以使用“还”、“更”的，并举出两个例子，但都是“更”的例子。而本文认为，在此类比较句中，“还”表达的状况明显具备W所具有的性质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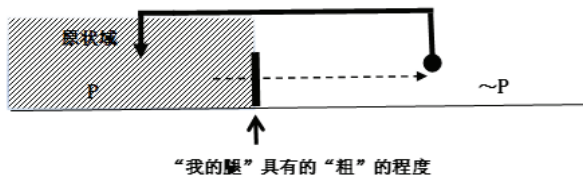
- (19) 像这样的关系，尤其是那种暧昧关系，在中国的这种文化环境里，你要是想真正核实它，证实它，几乎比破获一起疑难案件还要难上加难。（当代2，张平《十面埋伏》）
- (20) “就算你们离婚的决心有天大，我们调解你们的决心比天还大！”（当代2，王朔《人莫予毒》）
- (21) * 小王个子很高，小张个子很矮，小王比小张还高。

在使用【还₁】的比较句中，对于A项来说，是以“是W（P）”的状态为前提的，这原本就是它的起点，即原状域。作为比较对象具备显著的W的性质，赋予事态“（在与B项比较中的A项）非W（~P）”的趋势。所以这种趋势中的A项在“是W（P）”的陈述中，完成了其回归原状的轨迹。图6是对例（22）的图示。

- (22) 她的胳膊比我的腿还粗。

【还₁】虽然表达程度深，它回归的轨迹却超过了设定水准较高的参照点而返向原状域。【还₁】只用于明确设定了比较对象的“比字句”中。故而我们看到（22）中基于“粗（P）”与“不粗（~P）”的判断而区分的参照基准是根据比较对象“我的腿”来

P = “（她的胳膊）粗”



<图6>

决定的。由于参照基准“我的腿”的粗的程度较深（P），被设定的层次具有相当高的程度。由此，它所显现的轨迹就是越过层次较高的参照基准而向原状域回归。这与许多先行研究中认为【还₁】表达程度深的解释相通，而本文则从本质上揭示了这种表象的深层机制。句中明示“比字句”的语境赋予【还₁】程度深意义的证据是在与

“更”的比较中认识到的。“更”即使不出现在“比字句”中，也可以表达在程度上深一层的意思；“还”如果脱离了“比字句”就不能表达程度深，而被解释为表达程度浅的【还₂】。

(23) 小赵比他更高。

→小赵更高。

(24) 小赵比他还高。

→小赵还算高

如此看来，“比字句”中的【还₁】是不能省略的。

(25) “我听说有一家厂，只有五亿资本，这几年赚了三十多亿，按照四马分肥，资本家要拿七亿多，那不是比他原来的资本还要多？（当代1，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26) 这男孩长得实在可爱，虽说只有一周岁，却长得很高，皮肤比他妈还要白暂，他爸爸所有难看的地方到他脸上都经过了修改，变成好看的了。（当代2，戴厚英《流泪的淮河》）

这种“比字句”又称为比况，B项作为一种程度上的量用来有效地传递A项的性质¹⁸⁾。(25)、(26)如果去掉“还”，句子就很不自然，显然换成“更”也是不成立的。这种比况性质的“比字句”中，“还”之所以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源于说话者利用“还”的原状回归的轨迹，可以有效地表达A项的性质。

4.2 表达程度浅的【还₂】

本文把吕叔湘《八百词》中表示抑的语气，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的a项——表示勉强过得去的“还”称为【还₂】。马真（1984）认为不同于【还₁】，【还₂】“没有明确比较对象”。但唐敏（2003）认为“没有明确比较对象”的类型是从“有明确

18) 陆俭明（1980）认为这种比况用法可以通过语音上的区别来辨别。如果是重音落在比较对象（B项）上的比况，且有“还”的出现就形成了比较。

比较对象”的类型发展来的，当“明确的比较对象”变成“主观的预期参考标准”时，“没有明确比较对象”的类型就产生了。从语表形式上看确实没有比较对象，实际上说话者在主观上有一个“主观的预期参考标准”。从下列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还₂】表达相对较浅的程度，其语义可以归纳为“虽然不太理想，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在情理之中或者在可以容许和接受的范围”。

- (27) 女队长的娘家侄女也到这庄上来过，玉儿妈也见了，长得还可以，就是皮肤太黑，摞进炭堆里都不一定还能拣得出来。（当代2，戴厚英《流泪的淮河》）
- (28) 王雅丽答道：“还行吧，都是些学了几年的东西，不敢说轻车熟路，却也不需费多大功夫呢。（当代2，安安《春毒》）

那么，为什么这种状况总需要使用【还₂】呢？我们认为这仍然是基于“还”所描写的原状回归的轨迹，认知过程是“在某种程度上容许的范围内”。

陆俭明（1980）、马真（1984）等认为【还₂】用于较为肯定的评价，只能修饰中性词语。这类褒贬色彩淡薄的中性词语一旦被【还₂】修饰，就能显现说话者较为喜爱的状态。

- (29) 这块肉还瘦些，那两块太肥了。（陆俭明，1980：209）
- (30) 这只鸡还肥些，就买这只吧。（陆俭明，1980：209）

(29)的说话者好像喜欢“瘦”，而(30)的说话者好像喜欢“肥”。这些均表示说话者所喜爱的状态基本上是“希望实现”，【还₂】所修饰的都是表达“希望实现”的状态，并顺势导出使用条件。

在观察【还₂】的使用状况时可以看出，说话者心理上在意识到自己所希望的状态的实现趋势占优势时，就不会使用【还₂】。以下三个例句的容忍度就出现了差异。

- (31) a. 305号房间脏死了，我以为306号也很脏，其实306号还干净。
 b. ??305号房间非常干净，我以为306号房间也很干净，其实306号还干净。
 c. 305号房间非常干净，我以为306号房间也很干净，其实306号房间不太干净。

人们都喜欢干净的房间，故而“干净”是说话人所希望的状态。(31a)中由于隔壁的305号房间很脏，说话者的心理上“不干净”的倾向就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306号房间还是比较“干净”时，【还₂】的使用就非常自然。但在(31b)中，尽管306房间的状态与(31a)的306房间的程度相同，使用【还₂】就很不自然。而305房间由于状态良好，具备倾向“干净”的趋势，(31c)的表达就很自然。由此可见，【还₂】是以说话者的希望状态为起点，其意识向“非希望状态”倾斜时所使用的谈话标识。

那么，人们的意识中为什么存在以希望状态作为起点的倾向呢？我们认为这是人类意识中固有的，即如果对好的东西不积极、正确、仔细地使用时，而采取放任的态度，便会向坏的方向发展。如果主语是受动作结果影响的受事主语（如“碗筷洗干净了”），一般述谓部分是“动词+结果补语”，在主语是某种工具或非及物性事物时，倾向于表达并非说话者希望的事态。例如，表达非希望状态的“刀切钝了”，或“他坐累了”的句子当然是合法的，而表达希望状态的“*刀切快了”或者“*他坐舒服了”诸如此类的句子就使人感觉非常不然。这里“切”的动作对象是蔬菜或鱼肉类，而不是菜刀本身，同样“坐”的动作也并非施于动作主体。人们对待事物如果在意识中不是主动而为，而是任其自然发展，其结果往往是较为负面的。汉语的这类表达方式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普遍性倾向。换言之，与把不好的东西变为好的东西的行为相比，把状态良好的东西变为状态不好的东西的倾向较为常见。即新的东西在使用的过程中变旧是一种必然的过程。反之，说话者在意识到这种趋势时，其结果表现为原状域范围内的是较为积极的状态，即与所希望的状态范围重叠，从而使用【还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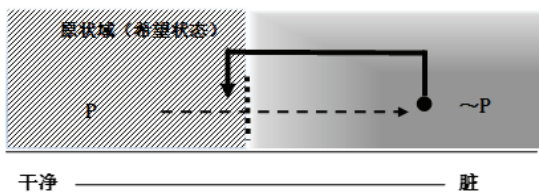
上述论述解释了【还₂】为什么不能用于修饰负面评价的词语。说话者喜欢的状

态即是希望状态的默认值 (default value), 类似于唐敏 (2003) 的“主观的预期参考标准”, 以它为起点容易假设其趋势。然而, 对于负面的评价或不喜欢的状态是不能有希望状态的默认值的。正因如此, 既不能设定原状域, 也不能假设它是有趋势的起点, 【还₂】也因此不能出现。

综上所述, 【还₂】反映了说话者的意识从希望状态P向非希望状态~P的趋势, 如果事实在希望状态范围内则使用【还₂】。图7表达了这个过程。

(32) 305房间脏死了, 306房间还干净。

P = “干净”



<图7>

时间性用法的“他还在睡觉”中的“在睡觉”, 在原状域时间轴上的任何一点都是均质的, 而在图7所表示的程度性连续体中, “干净”不是均质的, 在P的范围内, 靠近~P的位置, 其“干净”的程度较低。然而, 即使是靠近~P的位置, 如果终点在原状域内也仍然要回归原状域。之所以使用【还₂】是因为它表达的是与事态的发展趋势逆向的“在最低程度干净的范围内”, “还”的原状回归的轨迹正是适应了这种方向。不过, 回归的到达点也不常是靠近~P的位置, 如果上述 (31a) 的306号房间不是“还可以”, 而是“挺”干净的情况下, (33) 的表达方式也是合法的。

(33) 305号房间脏死了, 我以为306号也很脏, 其实306号还挺干净的。

【还₂】虽然是表达程度浅, 但与表达程度深的“挺”共现并不矛盾。此处“还”的原状回

归的到达点如果指的是“挺”，那么两者的共现也是合法的句子。

此外，在表达并非理想的状态，或者勉强说得过去时，【还₂】之后与使用无标记形容词相比，使用“比较”、“算”等更加自然。这更加符合汉语母语者的语感。这也说明【还₂】本身表达的并非程度浅，也证明了【还₂】所承担的功能是原状的回归。“比较”表达的是程度不算太深，“算”表达的是“可以归入某类”的意思，两者都是表达算不上典型的、理想事物的语表形式。汉语母语者在使用【还₂】时，很多人倾向于跟“比较”、“算”同现，它显示事态并非位于P所在的典型位置，而是靠近~P的位置，指定原状域回归的到达点¹⁹⁾。

此外，由于“算”具有“可以归入某类”的意义，因此在句中不可避免地可以发挥设定类别的对照性（contrastive set）。由于“算”的加入，冲淡了“还”的时间性，使本来“还”不能修饰的不可逆变化的末期状态成为可能。

(34) ?? 这个哈密瓜还熟。

(34) 这个哈密瓜还算熟。

生物从“生”到“熟”是不可逆的，而人们总是期望能吃到“熟”的水果。所以(34)的“还算熟”的表达是一个合法句就不足为奇，那么在从“生”到“熟”的不可逆性这点来说，与“*这个哈密瓜还熟”不能成立的事实好像是相互抵触的。故而“算”的加入把作为类别对立的“熟”的时间性排出在外，从而回避了上述的矛盾性²⁰⁾。

一个词语在拥有多种语义功能时，一般来说，较为边缘的用法比原型用法受到更多的语法限制。【还₁】只能用于“比字句”，两个比较项都必须具备该当性质。【还₂】用于肯定评价，只能与中性词语共现。从语法化的观点来看，【还₁】、【还₂】的语法化程度远远高于【还₀】。

随着语法化程度的进展，其认知过程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还₁】，当比较对

19) 有时不出现“算”，语感也很自然，这是因为此时有“行、好、可以”等词语出现。这是一种典型的肯定评价，我们认为“还行、还好、还可以”已经演化成固定的表达方式。

20) “还”在修饰不可逆变化的初期状态时，我们比较难以判别是【还₀】还是【还₂】（她还年轻。<①她的年龄确实属于年轻人/②她的年龄与某类人比起来还年轻>），但如果是“她还算年轻”，很明显其意义与②接近。

象的该当性质具有较为显著的特征时，【还₁】赋予说话者的意识向着事态的发展趋势倾斜，在使说话者的意识回归原状域的过程中，有效地表达了程度深。具有时间性的【还₀】承受了说话者认识到的事态的趋势。这些现象使我们看到无论是语义还是语法都出现了缺位（gap）。在第4.3节将要论述的【还₃】表达“意外性”时，这种倾向将更为显著。在【还₁】【还₂】的这些用法中之所以使用“还”，是说话者自身认识到的事态的发展趋势欲使听话者也可以认识到的结果，故而在时间性用法的许多场合（当然会有文体和语义上的差异），能与【还₀】互相置换的“仍、仍然、仍旧”等词语却不能与【还₁】【还₂】相互置换。事态的趋势和原状的回归才是“还”的本质语义特征，但是“仍、仍然、仍旧”不包含这种意义²¹⁾。因此，所谓事态的发展趋势是基于说话者观察到的状态而产生的心理认知。故而在某种意义说，“还”也是情态副词²²⁾。

4.3 表达意外性的【还₃】

“还”演化的第三个阶段从元明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时期主要是在副词“还”的主观化的基础上发展的，产生了上述【还₁】【还₂】以及本节将要论述的表达“意外性”²³⁾的【还₃】。

对于【还₃】，学者们的分类有所不同。本文的【还₃】相当于张生谊（2000）的评注性副词（张划为“还₄”）；相当于《八百词》中的第3类的表示抑的语气，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其中的b、c、d、e项，分别是表示数量小，时间不到（还……就、还……没）以及“尚且”义（这些书一个月还看不完，不用说一

21) 因为本文的主旨并非近义词的比较，所以在此不详述。我们认为“还”作为“与事态发展的趋势逆向原状回归”的结果表达不变，而“仍（仍然、仍旧）”的不变则是表达行为、状态的重叠走势，其语义的重点在于还是处于“原来的状态”。例如，①还不快进屋去！（《八百词》，254页），“还”表达责难、催促的意义，此处就不能与“仍（然）”互换；②报纸看完后，仍然放回原处。（《八百词》，466页），这里的“仍然”当然也不能换成“还”。

22) 张生谊（2000）把“还”分为四种，其中的“还₄”被称为评注性副词，表达传信、情态、口气与语气。很多学者直接称之为“情态副词”。

23) 此处的“意外性”是广义的，它包含“还”所表达“与主观预期相反”的在不同语境中的各种语气。

个星期了)。此外，本文的【还₃】还包括《八百词》中的第4类的表示感情为主，其中的 a、b、c 三项，分别是表示超出预料，有赞叹的语气（下这么大雨，没想到你还真准时到）；表示责备或讥讽的语气（亏你还上过大学呢，这个字也不认得）；用于反问（都十二点了，你还说早）。而唐敏（2003）的“还5”——引出极值，作为进一步推论的基础；“还6”——表达“与预期相反”的语气，都被本文划为【还₃】，理由是这些都表达了一种语气，均是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出乎意料之外的意义，只是在具体语境中体现出不同的语气。

本文把【还₃】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语气归结为“意外性”，它的表层具有称赞、轻蔑、责备等多种语气上的细微差别，然而，如果我们仍然把它看成是事态的发展趋势，并认为事态当然要顺着发展趋势得出结果，但当事实偏离了说话者的主观预期时，那么“意外性”心境的产生就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意外性”有两种具体表现。

第一类“意外性”是与说话者对事实的预期不同。这种“意外性”表现得较为突出，明示了事态的发展趋势。

- (35) 到晌午，她提了个食盒来，富贵老头还在昏沉沉地躺着，红英也没惊动他，就放在桌子上走了。（当代2，刘绍棠《运河的桨声》）
- (36) 局势是如此的险峻，你却还在这里优柔寡断，前思后想，甚至于缩手缩脚，怕这怕那。（当代2，张平《十面埋伏》）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36）所表达的“意外性”强于（35），本应当机立断才是目前应该有的姿态（P），说话者用“局势是如此险峻”明示了眼前的状况，而听话者的“优柔寡断”（~P）确实让说话者感到非常意外，这种从P到~P的倾向是因为作为认知主体的说话者能强烈地认识到事态发展趋势的结果。

- (37) 你别看这是个卫生员，她曾在白求恩学校毕业，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治伤治病，可还真有两下子。（刘流，《烈火金刚》）

(37) 具有称赞的意思，说话者首先明示了“是个卫生员”，按照常理这么一个低级医务人员不可能治愈伤治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仅毕业于白求恩学校，有实际经验，还会治疗伤病，这就使得向着不能实现的方向的趋势更加强势。在这种较强的趋势中如果发生相反的事态，当然就使得说话者在目击或者感受到这种趋势时会感到意外。这种称赞的语气是因为说话者对“能治伤治病”的人的喜爱和钦佩。

现代汉语在叙述与事实的不相符时，“还”常与“以为”共现，这种情况下的意外性是基于对不符合事实的判断。

(38) 还以为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呢，哪想到听了半天就那么几个鸡毛蒜皮的狗屁问题，这不是整人么？（当代2，张平《十面埋伏》）

(39) 一个穿着紫红棉布罩衫、梳着两条短辮、圆圆的脸庞、显得很干净利索的姑娘打着手电筒出来，欢快地说：“我等了半夜，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当代2，彭荆风《绿月亮》）

“以为”主要用于不符合主观预测的情况，这就必然使“以为”出现在不符合对事实的判断之后。于是我们看到在(38)中，说话者在听到争吵的声音时（认知之时）主观认为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P），但在发话时说话者才知道他的判断不符合事实，从而矫正了先前的认识（ $\sim P$ ）。换言之，在发话时出现了从P向 $\sim P$ 的趋势，当说话者的认识又返回时，所言及的正是P，这也可以看成是原状回归。

第二类就是与说话者对该当事态期望值不合时的“意外性”。

(40) 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吕叔湘，《八百词》：1999：253）

(41) 亏你还上过大学呢，连这个字也不认识！（沈家煊，2001：483）

(42) 连平面几何还没学过，何况解析几何？（吕叔湘，《八百词》：1999：254）

沈家煊（2001）用“量级模式”（scalar model）来解释（40）-（42）。这些都是由前后两个小句组成的复合句，沈家煊把带“还……呢”的小句称作可以脱离语境

的“主表小句”，把不帶“還……呢”的小句稱作意思隱藏在語境中的“語境小句”。這兩種小句各有一個相互配對的語義焦點成分，例如“小車——大車”、“識字——不識字”、“平面幾何——解析幾何”，句中焦點成分重讀，“還”不能重讀。這兩種小句之間是衍推（entailment）關係，主表小句的否定命題衍推語境小句的否定命題。沈家煊進一步指出，要理解整個句子，說話人和听话人必須共同建立“語義量級”後才有可能。就（40）-（42）而言，相關的語義量級是：

- （40） 車的大小維度：一定大小的橋洞，小車比大車容易通過
- （41） 大學畢業的維度：一定的識字量，比沒上過大學識字量要多
- （42） 課程深淺維度：學習幾何，平面幾何先於解析幾何

語義量級是前提，衍推關係是建立在語義量級之上的。根據語義量級確立衍推關係不一定跟客觀情形相一致。例如，由於橋洞形狀和車載物等原因，可能出現小車通不過反而大車能通過的情形。但是這種衍推關係又確實是我們根據經驗建立的对客觀世界一般認識的一部分，預設的語義量級可以說是一種認知上的“理想模式”，稱為“量級模式”。

兩個量級命題的“相對信息度”（relative informativeness）的高低是沈家煊解釋“還”這一用法的又一個概念：就某一量級模型中兩個量級命題 p 和 q 而言，如果 p 衍推 q ，而從 q 不能推知 p ，那麼 p 的信息度相對高於 q 。因此這類句式里的“還”是一個“量級算子”（scalar operator），它的功能是表示，它所在的小句表達一個命題（主表命題）的信息度要比語境中已經存在的一個命題（語境命題）的信息度高。在解釋這種信息量大小時，沈家煊認為，表示一般增量的“還”字句是客觀地陳述一個命題²⁴，表示元語²⁵增量的“還”字句是對陳述的命題表明說話人的主觀態度，帶有“主觀性”（subjectivity）。從“語義轄域”（semantic scope）上看，

24) 本文理解這裡指的是【還_o】的用法。

25) 元語（metalanguage）是指用來指稱或描述語言的語言。語言可以用來指稱或描述語言自身，這是人類語言區別於動物“語言”和其他非語言傳訊系統的特點之一，叫做語言的反射性。語言的主要功能是傳遞信息，如果一個語詞傳遞的信息是關於語言本身傳遞信息的情況，那麼這個語詞的這一用法就是它的元語用法。

一般增量的“还”的辖域限于它后面的成分（这一点本文在论述【还₀】、【还₁】和【还₂】时都提及“还”之后是其直接修饰的短语或句子所表达的动作、状态）；元语增量的“还”的辖域是主表小句表达的整个命题。由此可见，沈家煊先生建立“量级模式”并引入一系列概念来论证【还₃】具有主观性和元语功能的用法令人信服。

本文认为，从语用角度看，所有的副词“还”都是“反预期标记”，不同于【还₀】、【还₁】、【还₂】的说话者都是直接否定预期信息，【还₃】是说话者间接否定预期信息，故而在这类句式，经常出现“呢、别提、何况、更、真”等词语，不仅强化了“反预期”功能，使得语句传递的“出乎意料”（意外性）语气更加强烈。“反预期”的主观来源是认知上的转折义。本文在第2章通过回顾Meng Yeh (1998) 和唐敏 (2003) 的历时考察认为，【还₃】来源于“转折义”的演变。而转折义直接来自动词“还huan”的实词虚化，它包含两个意象特征：① 从目的域到原域的运行方向是相反的；② 轨迹运行是重复的。其中“方向相反”很容易通过隐喻机制由空间域投射到认知域，表示抽象的“逻辑相反”义。当然，动词虚化为副词是复杂的，是在多种机制下产生的。

如果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角度来看，“还”的“反预期”就是本文的中心论旨，即原状回归。

例 (40)，沈家煊 (2001) 解释说是对“把大车开过桥洞！”的命令的回答。在这种语境中，说话者假定连小车都无法通过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P)，于是对上述命令就会在心理上产生“大车如果能通过的话，小车的通过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的认识倾向 (~P)，然而连“小车都通不过”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41) 中听话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这是说话者的已知信息 (P)，然而一个大学生“连这个字也不认得”的事实给说话者的印象是“真不像是大学毕业生”。于是说话者在心理上就会产生朝着 ~P (不是大学毕业生) 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不过，听话者是大学毕业生的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可以这样说，例 (41) 使人感到轻蔑的语义色彩，即“连这个字都不认得”是说话者讨厌的一种状态。

上述例句中的大学毕业或者小车都无法通过等事情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此，说话者绝非仅是从 ~P 向 P 的原状回归 (以为不是大学生毕业生，但事实上是

大学毕业；以为小车能通过，但事实上却不能通过）感到吃惊。说话者的中心意图也绝非仅是对照轨迹返回原状域，而主要是基于听话者的行为不符合自己对客观事实的预期，在自己的心理上产生了与事态相反的意识倾向，并且试图让听话者也认识到这一点。由此看来，已经高度“主观化”的【还₃】所表达的是一种非典型的原状回归。

5. 结论

本文考察了副词“还”是从动词“还huan”扩张而来，并验证了动词“还huan”在表达空间移动的轨迹中，其基体和侧显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副词“还”。这使得我们可以从“还”的语义复杂和多样性用法中找出一定的共性，即，“还”用来表达说话者对事态发展趋势的认知意识，“朝着事态发展趋势的逆向原状回归”才是说话者使用副词“还”的深层动机。

第一，我们论证了动词“还huan”表达的是事态向原状域移动的回归原状的轨迹，这种回归的轨迹是“还”的核心语义成分，是作为认知主体的说话者心智路径的逆向移动，是一个“量级算子”，所有副词“还”的使用动因均来自于回归轨迹的用法。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副词“还”分成表达事态在时间轴上持续的【还₀】、表达程度深的【还₁】、表达程度浅的【还₂】以及表达“意外性”的【还₃】。

第二，本文认为【还₀】是副词“还”的核心义，是说话者或者叙事者对其所观察到的事态具有在时间轴上的持续趋势的意识。在现代汉语的许多共时研究中，均认为副词“还”的核心义是表达“事态或者状况的持续”，但却没能看到所谓“持续”只是其表层现象，其本质是意识“向着与事态发展趋势逆向的原状域的回归”。【还₀】在表示重复和追加意义时也是如此。但在许多先行研究中却将这一用法单独分类，称为“范围副词”或者“频率副词”等。本文则把【还₀】的这种用法视为认知主体对事态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意识的一种变体。在此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趋势虽然是由量

来决定的，然而，量的增减是在时间轴上连续发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考察【还₀】的量的问题时，不能完全与时间性用法分离开来。

第三，【还₁】、【还₂】的程度性是【还₀】的原状域回归的轨迹所产生的边缘性用法。【还₁】只出现在比较句中，即“A+比+B+更/还+W”这类“特性记述”句。它虽然表达的是程度深，其回归的轨迹却超过了设定水准较高的参照点而返向原状域。【还₁】只用于明确设定了比较对象的“比况句”中。这种比况性质的“比字句”中，【还₁】之所以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源于说话者利用“还”的原状域回归的轨迹，可以有效地表达A项的性质。【还₂】是以说话者的希望状态为起点，是其意识向非希望状态倾斜时所使用的谈话标识。与把不好的东西变为好的东西的行为相比，使状态良好的东西成为状态不好的东西的趋势比较自然。反之，说话者在意识到这种趋势时，其结果表现为在原状域范围内的是较为积极的状态，即与所希望的状态范围重叠，从而使用【还₂】。它反映了说话者的意识从希望状态P向非希望状态~P的倾斜，如果事实在希望状态范围内则加以使用。

第四，【还₃】是副词“还”这个范畴中表达“反预期”主观性最强的一个成员，已经高度“主观化”的【还₃】表达的是一种非典型的原状回归，不同于【还₀】、【还₁】、【还₂】的说话者都是直接否定预期信息，【还₃】是说话者间接否定预期信息，“意外性”语气更加强烈。从“语义辖域”上看，表达信息度“一般增量”的【还₀】、【还₁】、【还₂】辖域仅限于其后面的成分，而表达“元语增量”的【还₃】的辖域是主表小句的整个命题。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从【还₀】、【还₁】、【还₂】到【还₃】呈现的是客观性的减弱与主观性的增强，因而原状域的回归程度也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从而构成副词“还”的原型范畴。本文认为，“还huan”从动词虚化为副词，副词又历时演化成多种意义，并逐渐向主观化发展，在整个语义扩展过程中，从目标域向原状域回归的意象图式仍然保持不变，换言之，其源义仍然滞留在动词“还huan”。这种“源义滞留”是词语历时演化的普遍现象，如表“毕竟”义的评注副词“到底”就是从短语“到底”虚化而来，今日已经演化成主要起主观评价作用，但是仍然保留了虚化前短语“到底”的“到……底端/尽头/最后”义²⁶⁾；再比如现代汉语被动句多用来表示不幸、不愉快的

语义，因为作为被动标记的“被”是由表“蒙受、遭受”的动词虚化而来，“蒙受、遭受”义仍然滞留于这个被动标记上²⁷⁾。

< 參考文獻 >

-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蒋琪、金立鑫, <“再”与“还”重复义的比较研究>, 《中国语文》第3期, 1997.
- 陆俭明, <“还”和“更”>, 《语言学论丛》第6期, 1980.
- 马真, <关于表示程度浅的副词“还”>, 《中国语文》第4期, 1984.
- 沈家煊, <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 《国外语言学》第1期, 1994.
- _____, <“语法化”研究综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94.
- _____,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 《当代语言学》第3期, 1998.
- _____,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2001.
- _____,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 《中国语文》第6期, 2001.
- 唐敏, 《副词“还”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3.
- 太田辰夫(1958), 《中国语历史文法》,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_____, (1988), 《汉语史通考》, 江蓝生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
-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_____, 《汉语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吴长安, 《“还”和“更”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解惠全, <谈实词的虚化>, 《语言研究论丛》第4期, 1987.
- 许嘉璐, <论同步引申>, 《中国语文》第1期, 1987.
-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张秀松, <“毕竟”义“到底”句的主观化表达功能>, 《语文研究》第3期, 2008.
- 小野秀树, <中国语的比较文>, 《中国语学》245号, 1998.

26) 参见张秀松, <“毕竟”义“到底”句的主观化表达功能>, 《语文研究》第3期, 2008, 6-12页。

27) 参见王力, 《汉语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430-436页。

- 森宏子, <比較文に現れる“要”について>, 《中国語学》 243号, 1996.
- 原由起子, <“还”と時間副詞>,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下)》,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社, 1992.
- Yeh, Meng (1998), On “hai”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6(2), 236-280.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8), A view of linguistic semantics,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49-90.
- Rubin, Edgar (1958), Figure and ground, *Readings in perception*, 201.
- Traugott, E. C., & Heine, B. (Eds.)(1991),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ume II. Types of grammatical markers* (Vol. 19, No. 2),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词典

-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现代汉语频率辞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 Abstract >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Polysemy Adverb “Hai” and the Motivation of Semantic Expansion

www.kci.go.kr Guo, Yibin

In many prior studies, the various semantic functions of the adverb “hai”.

such as the continuation, repetition, scope expansion, degree, shallowness, anti-expectation, supplementary increment, meta-increment, Subjective evaluation, etc., few scholars point out the relevance of these semantics, and some even attribute the semantics of the entire sentence to the “hai” itself, or think that the adverb “continuation” is the etymology of many semantic functions.

This paper uses the principl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principle of Base/Profile, based on the trajectory of spatial regression expressed by the verb “huan”, that is, the image schema of “Original Domain Regression”, thus deriving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adverb “hai” and its the motivation for semantic expansion. “huan” from the verb to the adverb, the adverb has evolved into a variety of meanings, and gradually evolved toward subjective development, the entire image of the semantic expansion process, the image schema from the target domain to the original domain remains unchanged, in other words The source is still stuck in the verb “huan”. The adverb “hai” also represents the trajectory of regression from the target domain to the original domain. Its core meaning is “return to the original state opposite to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that the adverb “hai” itself does not have multiple semantics, but this combination of core meanings and various contexts allows the entire sentence to produce a variety of semantic functions.

Key words: core meaning, semantic expansion, development trend, original domain regression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9.01.22	2019.02.12	2019.02.26	2019.03.08	2019.03.31